

文化与归因的过程模式及 概率模型探索^{*}

彭凯平 廖江群

摘要: 归因过程的文化差异研究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过去十年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传统归因理论简单的二分法(如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人格特质归因和情境因素归因)无法就文化对归因过程的影响给出明确答案。归因过程的概率模型将归因理解为一系列的有条件概率判断。实证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主要来自于对先置概率(即某种内部原因的自然分布的概率)和倾向概率(即具有某种内部特性的人遭遇某种特定情境的概率)的判断,而在效能概率(即具有某种内部特性的人遭遇特定情境之后表现出某种行为的概率)上,文化差异并不明显。这正与归因过程的概率模型提出的“普适的因果分析逻辑原则”相一致。这一模型显然值得进一步用行为实验加以验证。

关键词: 情境归因 特质归因 先置概率 倾向概率 效能概率

作者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CA 94720);廖江群,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后(北京 100084)。

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构成自然世界的混凝土。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因果关系的分析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心理学家所关心的是:普通人是如何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的?这就形成了心理学中的归因问题研究。归因,顾名思义,就是归纳总结人们行为的原因。传统的归因研究着重于对人类归因过程的分析,以及人的经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归因的影响。过去十几年来,文化与归因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对一些归因误差的跨文化分析,挑战了传统的心理学归因理论。最常为研究者关注的是关于基本归因误差的文化差异问题,尤其是有关东亚人不太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的研究成果已经广为社会与文化心理学界所认同(例如, Morris & Peng, 1994^① Choi & Nisbett, 1998^② Choi, Nisbett & Norenzayan, 1999^③ Peng & Knowles, 2003^④)。

* 本研究成果得到国家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无人驾驶车辆人工认知关键技术与集成验证平台”(基金号20081315227)的资助。

- ① M. W. Morris and K. Peng,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7, no. 6, 1994, pp. 949-971.
- ② I. Choi and R. E. Nisbett, "Situational Salie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and Actor-Observer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4, no. 9, 1998, pp. 949-960.
- ③ I. Choi, R. E. Nisbett and A. Norenzayan, "Causal Attribution across Cultures: Variation and Universa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no. 1, 1999, pp. 47-63.
- ④ K. Peng and E. Knowles, "Culture, Ethnic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2003, pp. 1272-1284.

归因研究者一度认为,人们倾向于低估社会环境影响个体行为的程度。这种倾向有时候被视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特性,比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罗斯(Lee Rose)就认为这种倾向性是基本的归因误差。^①最早对归因中的归因误差提出挑战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米勒,她比较了印度人和美国人在解释自己熟悉的人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差异。她发现,印度被试更倾向于使用外在原因来解释熟人的行为,而美国被试则倾向于使用个人内在原因来解释熟人的行为。^②这一研究是对心理学中“基本归因误差”的一大挑战。因为基本归因误差理论认为,低估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普遍的心理反应。我们在1994年的研究纠正了米勒研究中的一些问题。^③我们请中国和美国的被试对同样的凶杀案件进行归因,发现中国被试确实对环境条件的影响作用更为敏感。对于非人类的因果关系,比如对于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中国人较多地利用了环境线索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这一成果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参见Choi, Nisbett和Norenzayan的综述)。^④

但是,归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含了一系列影响因素。文化虽然可以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和其他研究者也都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更合适的理论来替代以前的认知理论。研究者常常引用的一些理论,比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⑤或者“归因的内隐理论”,^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归因过程中文化差异产生的机制。本文首先分析现有理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认为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归因过程的数学模型,然后报告我们已经进行的测试结果,最终为发现文化归因的差异出现在哪个环节上提出我们的理论。

一、有关归因过程的心理学理论

归因的早期研究公认的先驱主要有三位心理学家。一位是伊凯塞(Gustav Ichheiser),他将归因过程看成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影响过程,^⑦因此他的分析方法更偏重于社会学而不是心理学。^⑧

① L. Ross,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 pp. 174-22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② J. G. Miller,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6 no. 5, 1984 pp. 961-978.

③ M. W. Morris, and K. Peng,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7, no. 6, 1984 pp. 949-971.

④ I. Choi, R. E. Nisbett and A. Norenzayan, "Causal Attribution across Cultures: Variation and Universality," pp. 47-63.

⑤ H. C. 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H. C. Triandis,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1989, pp. 269-289.

⑥ C. S. Dweck, C. Chiu and Y. Hong, "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ir Role in Judgements and Reactions: A World from Two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Inquiry*, 6, 1995 pp. 267-285.

⑦ G. Ichheiser, "Some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to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941, pp. 428-432.

⑧ G. Ichheiser, "Why Psychologists Tend to Overlook Certain Obvious Fac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10, 1943, pp. 204-207; G. Ichheiser, "Misunderstandings in Human Relations: A Study in False Social Perce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to the September Issue of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另一位先驱是比利时心理学家米西特 (A. Michotte), 他的工作建立在格式塔理论^①基础之上。他认为物体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直接从知觉物体的运行轨道上得出。^②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对物体之间能量转换方式的了解来判断物体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位是公认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的鼻祖海德 (F. Heider)。^③ 他认为, 人们对于他人行为的解释需要从周边环境中提取附加信息, 然而, 外部的和社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主观构架和理解社会环境刺激, 这种构架包括因果关系的分析。他认为, 人们行为的结果可以归因于个人或环境的压力, 或者也可以同时归因于这两个因素。琼斯和戴维斯 (E. E. Jones and K. E. Davis, 1965) 发现, 当行为背离社会角色的要求或是背离社会期望的规则时, 人们更容易将这些行为归结于内部因素造成的。^④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有了两个重大的发展。第一个方面的发展, 是对归因的认知机制的关注。凯利 (H. H. Kelly) 的归因相关模式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新领域。^⑤ 他认为个体对他人行为的归因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归因于从事该行为的人; 二是归因于行动者的对手 (刺激); 三是归因于行为产生的环境 (情境)。通过这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 一是一致性, 即该行为是否与他人的行为一致; 二是一贯性, 即行动者的行为是否一贯; 三是特殊性, 即行动者的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是否相同。而这三种信息的不同组合又可以得出不同的归因: 一是一致性低、一贯性高、特殊性低, 则应归因于行动者; 二是一致性、一贯性、特殊性均高, 则应归因于对手; 三是一致性、一贯性均低, 特殊性高, 则应归因于环境。这三者的组合抽象为归因的过程模式, 所以这种理论被称为三维归因理论。

1972 年, 韦纳对成就动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将人对成就的归因总结为两个维度,^⑥ 分别是: 稳定性和控制源。稳定性是由稳定和不安定的归因构成的; 控制源则包括内部控制源和外部控制源。控制源是指是否认为事情的发生是由个人所控制的心理结构。内部控制源是指强烈地倾向于将人生经历中各种积极或消极事件看作是自己个人行为的结果; 外部控制源是指强烈地倾向于将人生经历中各种积极或消极事件看作与自己个人的行为无关, 因此这些事件是个人无法控制的。1979 年, 韦纳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三个归因维度的模型, 即内外源、可控性和稳定性。内外源也称为控制源, 主要是对行为结果从内因或外因加以评判。可控性主要是指归因者认为原因是否可控。“可控因素”是指通过努力完全可凭主观意志控制的因素, 反之为不可控因素。稳定性主要是指内因和外因的稳定与否。在体育运动中, 经过系统长期的训练, 不稳定的

① K. Koffka, *A Source Book in Gestalt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9.

② A. Michotte, *The Perception of Causality*, trans. T. R. Miles and E. Mil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③ F. Heider,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51, 1944, pp. 358-374; F.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④ E. E. Jones and K. E. Davis,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Person Perception,"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 1965, pp. 219-266.

⑤ H. H. Kelly, "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5, 1967, pp. 192-238; H. H. Kelly, "The Processes of Causal Attribu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1973, pp. 107-128.

⑥ B. Weiner,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ttribution Theory*,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4.

因素也会转变成稳定的因素。韦纳归因理论的核心是三个归因维度（内外源、稳定性、控制性）、四个归因元素（个人能力、个人努力、任务难度、运气）、两者的关系及与归因后的期望、情感等心理特征的关系。

归因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另一发展是对归因误差和归因错误的研究。70 年代的归因研究着重探讨人的归因缺陷性。这种倾向是和 70 年代认知科学风气有关的。心理学于 70 年代产生了一场认知革命。很多认知心理学家关心“人的思维为什么经常会犯错误”以及“如何从人的思维错误中了解思维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认知社会心理学中，一个经常谈到的归因错误就是“对应偏差”^①或“基本归因偏误”。^②它是指当人们解释他人行为时过分倾向于强调他人行为的内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这个人的内在特质的影响。作为社会观察者，很多人都倾向于把行为看作是行动者个人特性的结果而忽视环境和情境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这种内在归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归因的普遍特点，而这种归因误差对于我们的行为、期望和评价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归因的连续阶段模式

为了综合基本归因误差的各种认知机制的不同作用，归因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归因理论的连续阶段模式，例如，吉尔伯特（D. T. Gilbert, 1988）、琼斯（1967）和穆利（B. F. Malle, 1999）。他们认为归因过程有不同的阶段，且不同阶段的思维特性是不同的。

“双阶段归因理论”的代表人物吉尔伯特认为，归因的第一阶段为联结阶段，人们主要依赖的是对他人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那个人本身，因此，就容易将此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特性联系起来。归因的第二阶段是推论阶段，也就是说，人们要把最初的归因和任何环境的影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对行为原因的最佳确认。这样一来，归因的第一阶段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自主、自动和自发的，很大程度上，就像人的视觉系统。归因的第二阶段需要人的注意和努力，因此，只有当人们有时间和精力时，它才能出现。也就是说，第二阶段的归因，只有当人们在认知上不太忙时才能进行。吉尔伯特和他的学生做了一系列的“认知忙碌”实验来验证他们的“双阶段归因理论”。^③他们发现，当被试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归因时，他们往往倾向于进行内在归因；只有当他们认知上不是特别忙碌的时候，他们才可能进行内在与外在的同时归因。

多阶段归因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琼斯、穆利以及心理理论的研究者。琼斯提出了一种对归因推论的早期解释，^④他重点强调被试意图推论的重要作用。根据琼斯的理论，归因过程大体按照下述步骤开展：（1）行为观察；（2）推论引起行为的意图；（3）推论引起这种意图的个人特质（比如，人格特质或者态度）。该归因模式如图 1 所示。琼斯指出，从意图到个性特质的推论，人们常常是把明显的情境限制条件排除在外。他著名的卡斯特罗作文实验就说明，人们的归因

① D. T. Gilbert and P. S. Malone,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1995, pp. 21-38.

② L. Ross,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 pp. 174-221.

③ D. T. Gilbert, B. W. Pelham and D. S. Krull, "On Cognitive Busyness: When Person Perceivers Meet Persons Perceiv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4, no. 5, 1988, pp. 733-740.

④ E. E. Jones and V. 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o. 3, 1967, pp. 1-24.

倾向于从个人特质推断行为的原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本质与行为的对应偏差错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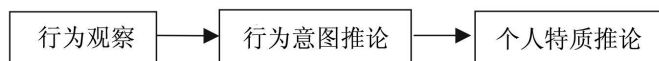


图1 琼斯的归因阶段模式

穆利(1999)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归因过程。^②他强调归因的目的,认为人们进行归因时主要关注于行为背后的理由(例如,目标、信念和意愿),而不是引起行为真正的原因。因此,在穆利的归因理论中,原因和理由是不一样的,^③科学家可能关心事物和个人行为的原因,而普通人只要为别人的行为找到理由就满足了。因此,理由肯定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穆利(2001)的归因模式应该是这样的:^④(1)行为观察;(2)意图的推断;(3)该意图出现的理由;(4)理由的个人历史原因。该归因模式如图2所示。这实际上就是说人们在进行归因时也试图考虑被解释对象的历史背景,以确保理由有说服力。因此,众所周知的归因文化差异(例如,东亚人归因关注情境的作用,而西方人的归因强调个体内在特性的作用)很可能来自两种文化系统的个体对被解释对象的个人历史原因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西方人而言,个人的历史原因更多的是有关个人特质对其行为的影响。因为在西方社会中,个人的特点(例如,人格特点、态度、个人意愿)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且这种个人化的解释也容易被西方人接受和欣赏,从而西方被试在归因时更关注个人的历史证据、个体的内在特性的作用。与之相对应的东方社会中,个体行为更多地由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和社会团体等外在因素所决定,从而东方被试在归因时容易关注外在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因此,这种外在情境的解释更容易为东方被试欣赏和接受。这正好符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论对东西方认知风格差异的分析。^⑤



图2 穆利的归因阶段模式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研究者也对归因很感兴趣。不过,他们的归因更倾向于研究普通人和儿童是如何解释他人行为的。根据哥普尼克和韦尔曼(A. Gopnik和H. M. Wellman, 1992)的研究发现,人们进行社会认知(包括归因)时是依据心理理论来进行的,信念和意愿是其中最核心的概念。^⑥也就是说,从心理理论出发,人类行为的产生更多地受个人意愿或者是

① E. E. Jones, S. Worchel, G. R. Goethals and J. F. Grumet, "Prior Expectancy and Behavioral Extremity as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 Attribu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o. 7, 1971, pp. 59-80.

② B. F. Malle, "How People Explain Behavior: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1999, pp. 23-48.

③ B. F. Malle, "Folk Explanations of Intentional Action," in B. F. Malle, L. J. Moses and D. A. Baldwin, eds., *Intentions and Intentionality: Foundat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 265-286.

④ B. F. Malle,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N. J. Smelser and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 Developmental, Social,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al Psychology; Section editor N. Eisenberg), Amsterdam: Pergamon/Elsevier, 2001.

⑤ H. C. 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San Francisco, CA: Westview Press, 1995.

⑥ A. Gopnik and H. M. Wellman, "Why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Really Is a Theory," *Mind and Language*, 7 (1-2), 1992, pp. 145-171.

他们对社会认识的影响。所以这种理论归因过程的模式应该遵循以下模式：（1）行为观察；（2）行为背后意图的推断；（3）对意图背后的信念和意愿的推断。该归因模式如图三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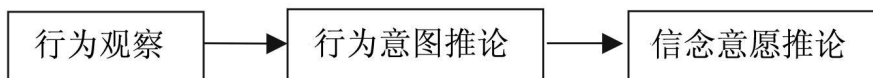


图3 哥普尼克和韦尔曼的归因阶段模式

我们认为，信念的推论可能更具有文化多元性。因为信念的差异往往构成文化的差异，而文化对意愿的判断可能影响小一些。^①

虽然不同理论提出的归因过程模式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多于差异性。仔细比较这三种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有些过程可能是同一个阶段，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概念。例如，心理理论中的信念和意愿与穆利理论中的理由和因果历史推理可能就是同一类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又可以抽象地归纳成琼斯理论中的个人特质。因此，我们将这些理论总结为一个新的归因过程模式。这种模式的表述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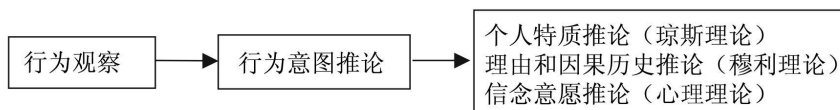


图4 归因阶段模式的整合模型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这个归因过程模式分别阐述几种解释亚洲人和西方人归因差异的理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只关注个性归因上所出现的行为差异，即亚洲人偏离这种归因过程的原因及表现，而这正是以上理论存在的偏差。

三、解释归因过程文化差异的几种理论

对归因文化差异的理论解释至今没有定论。一般而言，人们接受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文化人类学家施维德（R. A. Shweder）所提出的人心论。^②他认为亚洲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亚洲人是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第二种理论认为，亚洲人是相对的环境决定论者。美国的德沃克、加拿大的诺文赞岩、韩国的崔仁哲和香港的赵志裕^③都是持这种看法的文化心理学家。第三种理论认为，亚洲人的情境归因只是对本质归因的一种修正，即相对的环境修正论。也就是说亚洲人和其他文化的人，都有进行本质归因的倾向性。只不过由于亚洲文化的影响，亚洲的被试会出现对本质归因的情境性修正。持这种观念的心理学家包括哈佛大学的吉尔伯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莫里斯及本文作者彭凯平。

理论一：亚洲人是激进的情境决定论者

① A. Gopnik and H. M. Wellman, "Why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Really Is a Theory," pp. 145-171.

② R. A. Shweder and 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2.

③ C. Y. Chiu, M. W. Morris, Y. Y. Hong and T. Menon, "Motivated Cultural Cognition: The Impact of Implicit Theories on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Varies as a Function of Need for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2000, pp. 247-259.

第一种解释归因文化差异的理论强调，文化在归因过程中的影响力出现得非常早，参照归因阶段模式，基本上出现在步骤一之后，即行为观察之后不同文化的人对行为意义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很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信亚洲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由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个人在东亚文化中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心理学意义。这样，个人意图的推断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比如，利拉德（A. Lillard, 1998）就坚持认为，情境对一些非洲和亚洲文化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个体心理的状态对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当然不是所有人类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① 比如，迪安德雷德（R. G. D'Andrade, 1982）就认为，信念和意愿的心理学具有普遍的意义。^② 所有的行为（即使高情境限制了行为）都是通过行为者有目的的心理状态来起作用的。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激进的情境主义，这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人的归因简单地归纳为内在和外在两种倾向，即强调美国人的归因是一种内在归因，而亚洲人的归因是一种外在归因。人类学家施维德就认为亚洲人基本上避免做有关人的心理推测。^③ 在他看来，亚洲文化不关心个人。因此，在亚洲人的心理世界中，个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它对亚洲人的行为所起作用不大。这样一来，对亚洲人来说，人格心理学也就没有多大意义，而社会心理学则是最有意义的学科之一。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亚洲人同样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说，社会心理学在亚洲文化背景下非常重要，但我们绝对不能排除个性心理的意义和作用。

理论二：亚洲人是相对的情境决定论者

第二种解释文化与归因的理论强调行为意图之后的信念和意愿的影响，在归因阶段模式中属于步骤三，即对因果关系的历史原因有文化的差异。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和西方人推论行为的意图是一样的，即人类行为的原因不外乎是信念和意愿。但是人们解释信念和意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强调个性特质是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要原因，而亚洲人强调情境对行为的影响。这种文化差异就比简单的“亚洲人是外在归因，西方人是内在归因”的表述更加精细。也就是说，亚洲人和西方人都能做内在归因，只不过西方被试内在归因更多包括了人格特质和内在的态度。

这种相对情境决定论与德沃克及其学生赵志裕的研究结果更加一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内隐的人格。有的人认为人格是不变的，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还有人认为人格是变化的，因此它对人的影响是相对的。这样看来，西方人的人格理论更多地属于不变的稳定的人格理论，它将人的行为归结为受一些稳定的、静态的和确定的特质的影响；而东方人的人格特质理论更多属于可变性人格理论，因此它能够接受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因此，根据相对的情境决定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归因过程在归因阶段模式中的步骤二和三都是相似的，只是亚洲人在归因中不愿做特质推论，因为他们相信特质和人格特质对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变化的，其作用受到情境的局限。

理论三：亚洲人是情境修正论者

第三种关于文化对归因影响的理论建立在吉尔伯特的序列操作模型基础之上。吉尔伯特和

① A. Lillard, "Ethnopsychologies: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ories of Min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3, no. 1, 1998, pp. 3-32.

② R. G. D'Andrade, "Modal Responses and Cultural Expertis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31, no. 2, 1987, pp. 194-202.

③ R. A. Shweder and E. J. Bourne, "Does 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 Vary Cross-Culturally?" in R. A. Shweder and 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 158-199.

他的同事认为归因是由最初的特质阶段、情境调整阶段组成的。在情境调整阶段,情境限制信息常用于调整最初的特质推论。这个模型进一步揭示归因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归因人的认知和注意的参与。对于归因的人,如果其认知和注意资源受到局限,那么他就倾向于使用最熟悉、负荷最少的归因倾向。因此,对于亚洲人而言,如果最熟悉的最自然的归因倾向是外在归因,那么他可能是情境性的外在归因,然后在认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非情境性因素。如果西方人的内在本质归因是他们所熟悉的和自然的方式,那么他会在认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非本质性因素。

我们的研究证明,归因的连续阶段性模型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人类归因的过程。^①我们倾向于认为亚洲被试是情境修正主义者。也就是说,给予亚洲被试足够的时间或者明确的要求,亚洲被试是可以做出非情境的本质归因的。正如亚洲人所欣赏的辩证思维一样,^②亚洲被试可以同时考虑内因的作用、外因的作用和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亚洲人的情境归因倾向在本质上来讲只是反映了他们的过度修正,以迎合社会的期望和听众的接受度。很多有关归因的启动实验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③启动内在归因的倾向性,亚洲被试可以做出内在归因,启动外在归因的倾向性,亚洲人倾向于外在归因。

新的观点:文化与归因过程的概率模型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论)都有一些致命的弱点。第一,这些理论还是以欧美人的归因特点为标准,强调亚洲人的归因是对基本过程的一种变异。第二,对归因的心理机制还是一种描述性的阐述。因此,它们都是建立在行为结果基础上对归因过程的推测。第三,不同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具体研究方法的影响。前三个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人类学的思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和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这就造成了解释的不可比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类归因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概率性的。也就是说,人们其实不是对行为的原因做绝对的内在本质或是情境归因,而是试图对这两种决定人类行为的原因做概率的判断。虽然人类和动物都可能是天生的统计学家,但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人类并不擅长贝叶斯计算。^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能够使用一些概率原则,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⑤有研究者已经对一般意义的因果认知以及归因过程用概率模型做过有益的阐述,哥普尼克等人(2004)甚至认为儿童在因果关系认知上也有朴素的贝叶斯分析倾向性。^⑥认知心理学

① K. Peng and E. Knowles "Culture, Ethnic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pp. 1272-1284.

② K. Peng and R. E. Nisbett,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1999, pp. 741-754.

③ K. Peng and E. Knowles "Culture, Ethnic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pp. 1272-1284.

④ P. N. Johnson-Laird and E. Shafir, eds.,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A Special Issue of Cognition*, no. 49, 1993, pp. 1-188, D. Kahneman, P. Slovic and A. Tversky, eds., *Judgement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⑤ R. E. Nisbett, *Rules for Reasoning*,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3.

⑥ A. Gopnik, C. Glymour, D. M. Sobel, L. E. Schulz, T. Kushnir and D. Danks "A Theory of Causal Learning in Children: Causal Maps and Bayes N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1, no. 1, 2004, pp. 3-32.

家也曾经对归因过程中的折扣效应^①和凯利的协变模型做过概率研究。^②因此,我们所说的归因判断是指主观概率判断,它不一定完全符合贝叶斯计算,但具有朴素的概率倾向性。最近,加州大学博士简林士(K. Jennings)和指导老师彭凯平发现,琼斯和戴维斯的实验可以用概率判断的不同来解释。基于这些设想,我们提出了文化和归因过程的概率模型,因为归因实际上是一个条件概率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已知人的行为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推测人的内在因素所起作用的概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P(\text{disposition} \mid \text{behaviors, circumstances})^{\textcircled{3}}$$

或者是:

$$P(d \mid b, c)$$

通过不断的数学分解,这一问题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三个主观概率判断,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归因时所考虑的三个有心理学意义的概率。

$$P(d \mid b, c) = P(d) * P(c \mid d) / P(c) * P(b \mid d, c) / P(b \mid c)$$

第一个计算 $P(d)$,我们把它叫做先置概率。也就是具有某种内在本质的人,在人群中出现的自然概率是多少。第二个计算 $P(c \mid d)/P(c)$,我们把它叫做倾向概率,它是指具有某种本质的人与所有的人(包括具有某种本质与不具有某种本质的人)相比,它所遭遇到特定情境的概率是多少。第三个计算 $P(b \mid d, c)/P(b \mid c)$,我们把它叫做效能概率,指的是具有某种特定本质同时又遭遇特定情境的人,与所有的人在遭遇同样情境下所表现这种行为的概率是多少。

总之,人们在进行归因的时候,实际上要同时考虑本质、情境和行为。这一概率模型的建立对我们进行跨文化心理学归因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终于能够发现文化的归因差异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上。对此概率模型,我们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测试。其中的一个研究就是对人格特质归因的比较。我们让中国和美国的被试,解释一个人的普通行为。比如,一个学生考试迟到了,我们要求美国被试和中国被试对这种行为进行三个概率的判断:一个是引起迟到的各种内在原因(不守时、不负责任等)的概率会是多大;第二,引起迟到的各种客观情境(交通堵塞、生病等)在不同文化中的概率会是多大;第三,具有某一内在本质同时又遭遇某种客观情境的人迟到的概率会是多大。

通过对这三种概率的分别比较,我们发现,文化的差异更多来自于第二种概率的判断差异,也就是说客观情境的概率判断差异。同时我们发现,在对内在本质的自然概率判断上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但是,在效能概率上没有出现大的文化差异。也就是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认为,如果某个具有某种内在特质的人遭遇到某种特定的情境,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应该是固定的。这一现象,我把它称之为“普适的因果分析逻辑原则”,也就是说,在因果关系分析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其差别主要来自于对事物的先置概率和倾向概率的判断。

① M. W. Morris and R. P. Larrick, "When One Cause Casts Doubt on Another: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Discounting in Causal 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1995, pp. 331-355.

② P. W. Cheng and L. R. Novick, "A Probabilistic Contrast Model of Causal Indu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1990, pp. 545-567.

③ disposition= 内在特质, behaviors= 行为, circumstances= 环境。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归因的概率模型只是我们从事进一步心理测试的理论基础，还有很多具体的行为测试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我们的模型对情境的描述只是根据被试所能想象到的约束及对行为的影响，我们需要对被试所理解的情境局限与现实的情境局限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系统的论证。我们还认为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不同的行为情境，而这种行为情境在我们的跨文化研究中通常被假定为具有相同的影响。然而这种假定可能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在研究中尽量控制情境的不匹配性，但这个问题可能最终要有进一步的跨文化验证。比如，一个学生迟到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汽车坏了，但这个外在条件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因分别受到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影响而不同。由于亚洲社会与美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很多情境的社会制约作用是不一样的。

特质对行为的影响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跨文化分析，并不是所有的特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都有显著的结果。有些特质对人而言具有核心意义，有些特质对人而言具有边缘意义。例如，很多人将自己的忠诚作为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人特质。但是我们不一定将爱干净作为我们的核心特质。这样一来，影响被试行为特质的作用其实不是恒定的。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特质的作用做跨文化比较。

迄今为止，我们的归因研究大部分是建立在自我报告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对归因的过程做更多的行为研究，使用其他科学的实验方法（如记忆实验、反应时测量以及生理的测量方法）来分析人们对三种不同条件概率的心理反应。我们甚至也可以以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来分析先置概率和倾向概率在社会人群中的分布。

以数学模型为理论基础来分析文化差异有助于我们确认文化对心理过程的影响到底处在哪个环节，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用行为的数据去验证这些影响的机制。在文化与归因的概率模型建立之前，我们只能推测文化的影响大概在归因过程的什么阶段，但是我们不能直接验证这些假设。

文化与归因认知概率模型的建立不只是反映人的心理活动机制，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归因特点，从而为发展智能型的计算机做出心理学家应有的贡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的对话。

同时，这也为未来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建立数学或者分析的假设模型或许能够使一些描述性的、模糊的心理学理论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过去的研究中对心理过程和机制的假设。

文化与归因的研究一直关注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我们试图进一步从差异中找出普遍的规律，并用概率模型对这种规律加以解释。当然，我们的概率模型肯定不是唯一的，而且，我们这一模型还需要更多的测试和进一步修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它在理论和方法上能为跨文化的归因研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这样一种新的思路可以使社会科学中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人工智能真正结合起来，为我们对人的心理研究不断有新的突破提供可能。

〔责任编辑：柯锦华〕

ABSTRACTS

(1) Three Revers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Metaphysics

Yu Wujin ° 4 °

So far, three reversals (*Umkehr*) have occurred in Western metaphysics. The first was the reversal from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represented by Platonism to the "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 represented by Descartes, Kant and Hegel. The second occurr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 and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etaphysics of reason" represented by Descartes, Kant and Hegel to the "metaphysics of will" represented by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The third reversal was from the "metaphysics of being-there" in the earlier phase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to his later "metaphysics of the world-fourfold."

(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ebrew Prophet and the Confucian Sage

Fu Youde ° 20 °

In the Hebrew Bible, the prophet is perceived as God's spokesman in the mundane world. As one who understands the Way of Heaven and spreads it abroad on behalf of Heaven, the sage whom Confucianism regards so highly is likewise a kind of prophet. However, the sage does not acquire the Way of Heaven through divine inspiration, but relies on reason to understand the Way. In this sense, the sage is not simply like a prophet, but is also a wise philosopher. A prophet is a fearless critic who represents the conscience of society, whereas Confucian sages are strong advocates of moral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to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the prophet, the sage is usually an exemplar of social morality. The sage rather than the prophet is the ideal of Confucianism. For the prophet, the primary value is justice; for the Confucian sage, "benevolence" takes priority. 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sage and the prophet have retained an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culture respectively.

(3) Culture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and Probability Models: An Exploration

Peng Kaiping and Liao Jiangqun ° 31 °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has consistently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of recent decades. Traditional attribution theorists provide a simple dichotomy (such as that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ion or between disposi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ttribution) that fail to provide a clear and definite answer to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at-

tribution process. The probability model of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sees it as a series of judgments associated with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cultural differences derive mainly from people's judgments on antecedent prob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factors) and propensity prob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people with a particular disposition encountering a particular given situation). In the case of effect probability (t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people with a particular disposition will behave in a certain way after encountering a given situ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marked. This argu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al principle of universally applicable causal analysis put forward by the attribution probability model. It is clearly worth conducting further behavioral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is model.

(4) The Establishmen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Xu Xianchun ° 41 °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in 1949,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and constant reform and revis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of China's opening up. Over the years, this system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Material Product System (MPS) designed for a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to 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designed for the needs of a market economy.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accounting system by clearly defining the scope and basic categories of accounting and its source material and methodology.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huge gap to be addres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ystem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newest world standards. The current accounting system still falls short of the expectation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rgan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5)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Tiered Development Model—An Analysi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Lü Bingyang and Yu Danlin ° 60 °

China's distinctive tiered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s that its economic growth ha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we use spati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pathways, sources and factors of increased inter-regional economic efficiency (EE). We found that three pathways were involved: improve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at the micro-level, improved efficiency in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nd more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These factors arise from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inter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an improved extern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 Increases in inter-regional EE show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Improvements in capital structure, increased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and increasing market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owned economy may pro-